

死的影

亞美尼亞 A. AHARONIAN 著

陳杏容女士譯

神州國光社出版

亞美尼亞 A. AHARONIAN 著
陳杏容女士譯

死的影

神州國光社出版

譯者小言

這是一篇歐洲一個小國的創作品，本來是在一本歐洲短篇小說年鑑中而繙譯出來。在結構上完全是短篇小說的體裁，不過因為字數太多，所以把牠印作單行本，我還有其他短篇的譯述，現在祇可留作別一輯的材料了。

作者這篇的材料上半篇是我們中國人慣熟的材料，但結束得十分新穎，所以或有一看的價值。至到其栩栩欲活的描寫，非成熟的小說家，是不能夠做得到的。看過了這篇小說的人，就一定贊同我上面的說話。

這一本是我未出國以前所繙譯的，一半成於上海，一半成於廬山，及由廬山回來，又匆匆籌備出國。譯筆錯誤，或者是不能避免的，有留意到的朋友，請不吝指教，如這本書有翻版的機會就可以從新訂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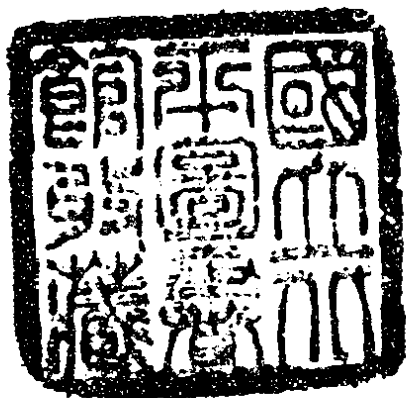
一九二九，九，十五，於上海

死的影

一

一扇直通到庭院裏古舊的門，當打開的時候，發出一種輾軋的吟聲，像一個老年人被騷擾而發惱的聲音一般。

一頭黑色的馬先入，一個樣子古怪的獸物，牠瘦瘠的頸幾乎不能支持着牠生滿直豎鬃毛的頭。一個犁黑中等身材外觀大約三十歲的男子隨着在後面走入。人和獸都像很疲倦而且蓋滿了沙塵和汗珠。



一個老婦人坐在一棵桑樹下的草墩上，當他們行近的時候，便舉起她的頭，又用震顫的手來翳蓋她的老眼，向新來的人呼道：

「達多路，親愛的！」

「是的，母親，我在這裏！」

「祝福你經過的路途！你好嗎，我的兒？」

「很好，謝謝你，母親。」

「讚謝上帝！」

老婦於是舉起她的眼朝着穹蒼。

桑樹的頂蓋在微風中慢慢地搖擺着。

一個三歲的小孩子正在想用他不甚穩固的脚步走過庭院的時候，突然

地停止了，不經意的任由他的木馬跌在地上，張開他大而且黑四圍生了長睫毛的眼睛，後來，當他認得是他父親的時候一種笑容便充滿了他的臉上，急忙地跑到他的面前，他的父親已經張開他的手臂，呼道：

「巴力克，親愛的小巴力克！」

那父親便舉起他的兒子和他接吻，將他曬焦了被汗濕透了的面部緊壓着，磨擦他小孩子溫軟活潑的小臉。他像餓鷹般注視着他孩子的眼睛，瘋狂的吻着他，這樣緊緊的依偎着，依偎到這種深度，他的小孩子簡直像被他吸入到他的靈魂裏一般。

「親愛的巴力克，我的小孩子！你的父親是用着全部心腸來愛護你的。」

那老祖母在讚美與快樂中微笑着。

俯着首的馬兒用牠大而聰慧的眼睛正在靜寂中注視這一幕劇，等候牠的主人除下牠的鞍的時候的來臨，因為牠知得很透切的，牠必要耐心等候達多路滿足了他渴望着的慈愛而後可以做得到。

拴在桑樹下的守夜犬多哥馬，已經不能抑制着自己，便拚命的狂吠，意欲引起牠主人的注意，但所作都是徒然的——達多路正在聚精會神在他兒子的身上，對於外界的事物自然一無所覺的了，但那頭犬仍舊不被人注意的哭吠着。最後達多路走到牠的面前，仍然抱着那孩子在他的臂上，撫摩着牠的頭和目，說道：「可憐的老友！你果然這樣思念着我呢。」

好了，多哥馬，老物，你已經很盡忠的來看守這所屋子。安靜一點，老

友，靜安一點罷！』

那小孩子歡樂地笑着，和試試用他的小足來推開那動物的頭。

『多哥馬，多哥馬，安靜些！』達多路重複說着便離去，那頭犬，快樂了一陣，便躺下在地把牠的頭放在掌裏。

達多路行近到那頭馬的面前，當他望着這個生物的眼睛的時候，一道黑影立地蓋過他的面上，因為他不能夠忍受這種隱藏着的神秘——那是一種黑暗，含糊，不安的狀態。達多路已經屢次想着賣了這個獸物免了自已受着這種可怕的耽耽虎視，但當他想實行做起來，又覺得他這個思想太過無爲。

他取下了那袋器具便放了巴力克坐在馬鞍上。那小孩子，很歡喜

的，拍着他的手和笑着，又將他的小足前後的蹴着，同時他的父親執着馬韁領着那頭馬由庭院這一邊去到那一邊去。那頭馬也知道這是一種不能避免的儀式，牠雖然很疲乏，還很順服的一路行去，似乎說着，『我知道的，我明白的……』

達多路扶了巴力克下來，和領着那頭馬到馬房裏，縋着牠和給牠一些雀麥，沒有多久，他便坐在那草墩之上，傍着他的母親，那小孩子則坐在他的膝上。巴力克正在很快樂的玩耍着他父親放在他面前那堆菓子。

那老婦人很慈愛的注視着達多路的眼睛。

『親愛的，你是很熟了！你必定要靜靜地休息一吓罷。』

『是的，母親，我因為可憐着那頭馬，所以步行了一半的路程。』

她脫下他的帽子，把她圍裙的一角代他抹去他額上的汗珠。

「你這次離家也算久了，達多路！」

「是的，但我已經完成我在那裏的工作。下次我們可以到那個石山去了。」

達多路承繼着他父親的職業，做一個鑿石匠，在他很幼少的時候，他的父母便打發他到城市裏一所學校裏念書，當時頗負時譽，他又在亞美尼亞（歐洲一個小國名，譯者註）省立學校做了兩三年的工夫，至到他的父親驟然去世，他便要離開那處地方了。在家庭裏他已經學識怎樣鑿石，他因為喜歡這種工作，所以在那個城裏一個有名的石匠裏做着學徒，後來回到鄉間，他的母親已經很渴望地等候着他。

由那個時候起，他鄰近的許多禮拜堂，舊寺院和鄉村的尖塔頂。都由他所修復。雕刻許多耶穌被釘十字架的雕像和鑿了許多的墳石。都是他做的。有時幾天內或數星期都不見他的蹤跡。當他再要去到別的鄉村或附近的石山工作之前，又發現了他和他親愛的人在家裏歡叙多少時候。這一次他因為在一個鄉村的尖塔頂工作着，所以離開家裏已經有兩個星期了。

『達多路！』

『什麼，母親？』

但那個老婦人沒有繼續說下去。很明顯地她已經有一件事在她的腦中，但恐怕說明了使她的兒子覺得不安樂，所以不往下說去。他們聽着

巴力克和那頭馬玩耍的歡呼聲。那頭犬用了牠的全力來捕捉一個在牠頭上發着嚶嚶聲很討厭的蒼蠅，捕捉不能得便嚙着牠的牙齒。一羣快樂的麻雀兒在樹間裏爭戰着和啾唧着。牠們喧吵了幾分鐘便向其他多葉的樹蔭飛去。

母親便在沉寂中先發聲了。

『達多路，親愛的，我恐怕我不久便要離別這個世界，孤獨地遺下這個嬰兒了……。』

她的聲音震顫和破裂着，她不能繼續說下去，舉起她的手到充滿了淚珠的眼睛上。

『母親，真是一種無稽的意念罷！自然不是這樣的。我們能夠生

存到眼見着巴力克結婚的時候，與及去赴婚筵的跳舞會，不要把這種狂妄的觀念留在你的腦中罷。」

他十分明白這種煩擾着他母親的恐怖，但他以為最好法子使這件事淡淡的過去，使他母親不要看得太要緊。

「我希望你能夠結婚」她憂愁的和較堅定些繼續說下去。「你試想想！我已經年老和衰弱，我終有一天像蠟燭的火焰突然間熄滅……那麼，有什麼人來料理家庭和小的巴力克呢？」

自然他母親的年紀天天的增高，她傴僂的形狀便可以表出來；達多路雖然承認這是事實，但他不肯稍為顧慮，把他的婚姻當為重要的事件。

她並不止一次用着柔和的暗示和愉快的說話來勸他再行結婚，不必在

過去的泡影裏討生活，但她從未試過像這次她所表出的決心。

達多路仍舊是默想着。

續娶！

有誰人能夠替代得這個迷魂奪魄會帶了這位少年人的心到她的墳墓裏去的尤物呢？有誰人夠得上使巴力克稱她爲母親的呢？

『我希望我能夠的，母親。我願意自己重新生活過。但可是不能的。你看見這片樹葉嗎？』——他于是取出一片枯槁的樹葉給她——

即使上帝也不能夠將牠放回樹枝上使牠回復青綠的顏色。』

『但來年春天一片新的樹葉會生長起來，便可以替代了牠的位置。

一個去了別的繼來。這是造化的意旨。』

「哦，母親！克芝克奧利（Khechiche-Ogily）（一位有名的詩人）是比較我們聰明了。」

「我曾經千辛萬苦培植了一個花園，

自從那負義人觸着後我的花就被摧殘了。」

「這些便是智慧和聰明人的說話。但殘忍的命運把我的花摧殘，我已經失去我的勇氣來重植我的花園了。我祇希望着能夠生存到看見巴力克結婚和快樂便滿足了。」

「唉，你一定要再行結婚，我的兒，因為即使我們親愛的人已經死去，我們存在的一定要繼續着來善處我們的環境罷。我切願你能夠結婚，你的寂寞，就是在上帝看來，也是不喜悅的。三年長的哀悼已經足

夠了，你所受傷痕的痛苦必要減低些罷。」

達多路沒有回答，但在他兩眼之間的線紋受了深些，一片黑雲似乎停留在他的額上。

『你知道』，他的母親接續說，她正在拭抹她的眼睛，顯然的抑制着，『我希望我的老骨頭未放在墳墓裏和永遠閉着眼睛之前能夠看見你結婚。天上的門不會常常向我閉着的。設使有一個好的女子能夠補充了我們所愛的馬拉尼(Marano)的位置，我便死得瞑目了。但是照依你以為最好的便做去，我的兒；我將不會再提起這件事來煩擾你了』。

夜色正在降臨。最後的陽光剛在屋脊和草堆上嬉戲着，由田間回來的牛羣當牠們慢慢地經過那些小弄時便發着鳴聲和禮拜堂自鳴鐘所發出諧

和的音調傳遍這條疲倦的村裏。

母親便起來走到屋裏去預備晚餐，剩下她的兒子木鷄般的坐着，向這遠的空間凝視，他的思想正在盤旋着她所說的幾個字——「你一定要再行結婚，我的兒……」

不久，他腦海中已靜寂了，祇有他的亡妻，他所愛的馬拉尼的肖影又立即活現在他的腦中。不知若干次他不是這樣的夢見着她的呢！在他和朋友和相識之中，他不能夠找出可以和她比得上的人；他常常視她是無雙的馬拉尼，她的右臉上有一能夠迷人的黑小點，她長黑的睫毛和她美麗的身材像一棵修長纖瘦的樹一般。啊，她的臉，她的行動，她的髮……她髮髻像一隻山鹿！他怎能夠永遠忘記她的呢？

達多路回想已往的憂傷的夢境。

他回憶着他對於馬拉尼那種恩愛，這種恩愛一年來已經引起了全村人的詫異，驚奇和嫉忌。像他們那種急進熱烈，難於壓抑的愛情在那裏從未見發生過。人們都搖着首，說他們不應該結婚——沒有好的結果；但這對少年人對於各方的反對只單簡的答道：『我們彼此相愛，我們不久就要結婚！』……他們這種令人驚異的愛情像鮮花一般已經開花和結實，最後戰勝了各方的障礙，他們的熱情更可以溶化那些妒忌者心裏的冰雪。

至於現在的馬拉尼，達多路的愉悅的馬拉尼，她的美麗和魔力曾經奪取了全村人的心靈者已經不在了。她和她所愛慕的丈夫祇過了短短的一個年頭很快樂的生活，她便有了一個孩子了，她的孩子剛到世界的時候即

是她與世長辭之時，遺下她的靈魂在她孩子的眼睛表現着，又帶了她丈夫被哀痛刺傷的心靈到墳墓裏。「唉，有誰相信在這個殘酷的世界上有快樂可言呢？人類是生來受苦的罷……」那些老年人也淒慘地搖着他們的頭。

當死神帶了這個秀美而極可愛的人去了之後，一般普遍的悲慟情形不能夠用言語形容得出來。對於達多路個人呢，他在這種兇狠的打擊之下幾乎變了瘋子。那天不獨他的妻子，即他自己一部分也一同被埋在冰冷的泥土中。他沒有知覺地隨着那棺柩而行，他的腦茫茫然，他的眼定睛的注視着遠遠的地方，雖然行着，但不曉得爲什麼及向那方面行去……但當到了已經掘開的墳墓之旁，他們給他一塊泥土使之拋下，他突然間像受

了燒紅的鐵烙印了一般，生命立即回復起來，發出一種可怕的號哭，悲痛到不像人形，他把那片泥土向自己的頭上擲去，旋即跌下在那墳塚的濕坭中。他失了知覺的被人抬回家去，他於是病了很久很久的時候。

後來當他可以起床的時候，他可以一連幾天的不言不動的坐在庭院裏的樹下，將他的手杖描畫出些花樣在那些沙上；在晚間他便跑去馬拉尼的墳墓上，投下他的身體，絕望的哭泣着。

那些村人說：「他已經失去他的腦袋的了；正和麗尼與米耶隆（*Lion and Meïouna*）一首很出名的波斯人的詩，詩中的主英雄便是麗尼（*Lion*）一般。」

但他並沒有失去他的理志。巴力克救回了他。

老祖母苦心孤詣的來養育這個孤兒，由她不倦的毅力已經扶植他長成

爲一個強壯健康的孩子了。到了三歲他是一個很美麗的孩子了，有黑色的捲髮，可驚奇的眼睛也和他母親的一般無異……。

『你是必要結婚的，我的兒！』

『啊，母親！你講過什麼東西呢？』

『做過什麼事情呢？』

黑暗逐漸降到大地之上，遮蔽了所有一切。桑樹的頂在微風裏溫柔的擺動。

二

天方破曉的時候，達多路由馬房內牽出他的馬，放好馬鞍，向羣山方

面跑去。他的母親已經預備好一袋食物給他，瞧着他收拾各種東西，以便就道；她又覺得在她兒子兩眼間的直線痕，於是避開了她的眼睛，不直接看着他。

「不，母親，一定不能，」達多路當離開屋子的時候這樣說。

「爲什麼你說着『不』呢？」她問道。

「是對你昨天所提出那件事說的。」

她在嘆息着。她的兒子因爲被昨晚她的說話所刺激，仍舊感着無限的痛苦。他輾轉反側了一夜，他的腦子懷憶着往事而痛苦，他旋作旋輟的睡眠被他已經失去的夢幻所騷擾。這天早上他覺得煩惱和不安，最好是離開那裏去做他的工作——在這種時候那是他藏身之所。

他母親無言的望着他，至到她的視線被相距的路程遮蔽着，不能再看見才止，於是憂悶的搖着她的頭，便去做她日常的工作。

在許多顏色和光輝的路途上都充滿着陽光和煙霧與及晨早的芬芳。

達多路撥他的小帽向後些，深深的吸一口那些芬芳的空氣。當那些女子去田間工作及回來之時常在唇際唱慣的那首歌的字句又重復回到他的腦中。馬拉尼出沒於日光與陰影之間，幼小的露珠沾着她的黑色捲髮，在日光下發着嬌紅的臉的一幕又何嘗不常常的影入他的眼簾中呢！他又何嘗不數次的埋伏在那裏等候着她——像一隻牡鹿尋找牠的伴侶一般呢！

他於是開始來唱她們往日常歌着的歌：

『我是達多路所喜悅的馬拉尼呵！』

但這種聽慣的字句帶了一種苦笑到他的唇邊，他鞭着他的馬向前去。那獸物跳了一跳，搖搖牠很重的頭，於是平靜下來再回復牠慢慢的乏味的步驟。

突然間，達多路覺得他的獸物這樣耐心服從牠悽慘的命運，便充滿了憐惜之心，他於是輕輕地撫摩着牠枯瘠的頸和短而硬直的鬃毛。

『可憐的老物！你那雙表現悲哀的眼睛見着什麼東西呢？』

但那頭馬不能明白，一路繼續牠慢而齊整的步伐。

那條路是很長的；牠無盡頭地穿過了許多田莊，和一條蛇一路的捲曲看一般；在前頭很遠，菓園的盡處他看見一羣女子正在穿過她們的路徑去到棉花的種植場裏工作。在她們之後，和達多路相近，一個婦人獨自行

着，有時浸在日光中，有時又被陰影遮去不見了。

達多路是認識她的。

她名叫素娜，馬格家族的人，是一位少年的寡婦。兩年前，她的丈夫是死在一個強盜的手鎗之下的，從此之後素娜便走向她的娘家和她的父母同居了。她是一個中等身材而帶黑色的女子，有一塊圓圓的健康的面孔，有玫瑰的臉和光明而藍色的眼睛。她走路時沒有左右的看望，似乎十分渴望着趕到在前那班人一般。達多路用批評的眼光望着她：『她走得這樣細步，怎樣可以趕得及其他的呢？』他對於他這樣無爲的忖度便自己笑起來。他的眼波溜過她穩定的肩膀，看到那兩度濃密光滑的髮辮，當她走路時，和她身體的轉動很合拍的搖擺着。突然間，這個女

子停止了脚步將身俯下，除去她左邊那隻鞋子搖搖，隨即又將牠穿上。

『一定是有石子了！』達多路說，他對於他做成這個反影的說話，於是自己又笑起來……他曾經數次在這條路上見着素娜，但都是毫不留心地便走過了；但今天他有一種額外的好奇心望着她——自從和他母親談話之後，無論如何，他確信他自己對於她也和從前一樣的漠不關心，想證明一下，他試試去想像她替代了馬拉尼的位置；這種思想殘忍的譏諷激刺着他，他於是又沉吟着：

『不，母親，不可以！』

但他仍舊慢慢地策着馬，迷戀着那美好而多量的曲線在那婦人的脫色棉布衣之下顯露出來，那兩組發光的辮髮又似譏諷般在他面前搖動着。

和他的意志相反，他覺得他已經被吸引着了，他於是開始忿恨和惱怒自己。

『無廉恥的醜婦！』在他的牙齒間囁嚅着；但他不能解釋爲什麼他這樣的稱呼她，因爲他覺得自己完全不知道她在想着什麼，當她這樣很甯靜去做她工作的時候。

他將他的帽子扯低一下，他催促他的馬前進，於是趕及她了。那婦人聽到馬蹄的聲音，便向四下一望，一瞬間，由她藍色眼睛所發出的光立即閃入達多路心裏，使到他深藏着的神經也感應着跳動起來。他感覺得這樣，又想着不使他的情緒顯露出來，他於是幾乎發怒地呼道：

『晨安，素娜！』

『晨安，師傅！』

明明有一種驚奇的感覺在她的答語顯露出來。

任由他的馬韁放在馬頸之上，達多路一路的幻想着，不知不覺的向前跑。那四圍恬靜美麗的環境，將他被暴風雨所顛簸的靈魂使之安靜了。

『晨安，師傅。』

他向上一望。不知不覺間，他已經到了那座石山，那裏他的夥計，

吉士巴正在候着他。

『晨安，吉士巴；你是先我到這裏了！』

『今天是你遲到了。』

『是的，我知道我是遲了的，』別一個神不守舍的答着，他回憶着那些

阻遲了他的事情，在他兩眼間的線紋越發深了，他於是緘默不言了。

吉士巴不言的望着他；他很熟知他的師傅。

他是一個巨大強壯約摸三十歲的人，粗野和醜陋不愧為山野間所出的兒子。他巨大的頭這樣堅固地安放在他的短而粗的頸上，像一隻狼一般，他不得不扭轉他的身體一半然後可以見到在他背後的東西。他的頭的形狀像塔一般向頂尖上一路平闊下來，和他低而頑固的眉毛使人一見便受着不快，幾乎是邪惡的印象，可是這種不良的印象又立即被他眼睛表現着的誠實所消滅了——他看着東西的時候一隻眼睛幾乎閉着而別一隻眼睛則在笑着一般。他闊大的面，被那堆紛亂的黑髮和鬚裏面剩下他的鼻子和闊大的鼻梁如地界一般的埋藏着了，那厚厚的下唇在夏天則受日光所

曬，在冬天則被風吹着，所以常常都是表出乾燥和爆裂。他闊大屈曲的背，似乎是生來負重物的，他有力的臂是生來打破那些最堅硬的石頭的。他專心一致於達多路的職役至到現今已有好幾年了，他對於人生的意義，除了恪守他師傅的命令之外，沒有什麼意義。他發出「師傅」這個字的音時用那麼多量的尊敬心，似乎是神聖和秘奧的東西的表露。那種使他和師傅黏合的感情似乎不只單獨由尊敬與羨慕所感化而來。他不論做什麼東西也盲目地隨從着他師傅的模樣，快樂和他一起快樂，憂愁和他一起憂愁，工作與休息一概依他師傅的意旨，他知到了他愛人而不希望報答的事實，自己就喜悅若狂。這兩個人共同工作猶如一個人工作着一樣：達多路供給他的腦力而吉士巴則供給他的體力和精力。他們真是一

對奇異的互相補足者。吉士巴沒有一己的聰明才智也沒有一己的言論，不論何時他對於任何東西發出一種言論的時候必定立即增加着：『我的師傅如此說的』，照他自己來說，由他師傅的唇際所講出不論什麼東西，他都崇奉着像由天降下的綸音一般。

不斷地鑿着使石成碎片，將一塊很大的石由一處地方移到別一處地方，或者是新開一層一層的雲石，這統是吉士巴的事情了；經過以上的手續之後，如用精細巧妙的手術去鑄製美麗的形體和花草在那些同樣的石塊上的時候，便是師傅的工作了。吉士巴看作他自己所做那部分的工夫是十分粗笨的工夫：『那是一頭牛的工夫罷了，師傅，即使一個野牛也可以幹的！』他於是笑了，露出他有光彩的牙齒。其餘統是那師傅的工

作——在他看來都是很驚奇和不可思議的。當達多路無言和受着靈感般的俯首在一塊磨光的石，用他的眼和手的技術，給着無生命的石以生氣的時候，吉士巴便丟下他的工作，走到和他師傅接近的角隅裏，幾個鐘頭的坐着，一路看着那個鑿子一口一口的打下去，初初看去是沒有什麼意思的，逐漸地經過他師傅的技巧整飾之後，便成爲一個很美麗的圖案了，他過於喜悅的讚美猶如做着夢一般。

『啊！我可以爲你和你靈敏的手腕而死，師傅，』他呼道，很驚奇的，他的下唇垂下，他的右眼很驚奇的在張開而那左眼則緊緊的閉着。

在這個時候，他是預備着擊倒那些崇山峻嶺，削低那些懸崖峭壁——不論什麼——然後由地心裏拖出最美麗的石給他的師傅來工作。

在他的粗野和醜陋的外觀之下，他藏着一個仁愛易感的靈魂。他不獨明白和一同享有達多路創作的藝術家的快樂，而且像兄弟一般的同擔着憂喜的心情。

有時吉士巴能獨自躲着來哭泣，像一個小孩子一般。

在不言中他已經負擔了達多路一部分重壓着的悲苦；即使現在，過了好幾年了，當他看見他師傅的臉上表出特別沉悶的時候，他必定額外謹慎和耐心，這樣不致增加其他的苦惱到他的師傅憂傷的心理。他盡他的所能來使他的師傅喜悅，於是未免稍為放肆和狂妄一點了，達多路注意到這些，却不能不戲弄他一下了。

吉士巴已經留意到今天有些不妥的事情了。達多路不像平常的坐下

去工作，他坐在一塊石上，他的手臂環抱着他的膝頭，注視着遠遠的山嶺，輕輕地吹着口笛。

吉士巴曉得這是一種不良的現象了，他正在猶疑着不知怎樣才好的時候，達多路突然的這樣說：

「吉士巴我們將給你娶親了；你以為怎樣呢？」

「啊！哈，哈！師傅……師傅……啊！」吉士巴狂笑到他很大的肩膀聳起來至到不能講話。

「你已日就上進，吉士巴，你應該結婚的了，」達多路繼續着說，微笑地望着他。

「娶一個妻子！……有什麼用處？……哈，哈，哈，……要她來看守

火爐嗎？……啊！哈，哈，……」

「是的，她會看守火爐和給你生子女。」

「子女……哈，哈！子女和一個妻子，……啊，師傅！給我看看

那個女子！沒有女子會喜歡我的！」他說出這種供狀的時候，表出很可憐的樣子，達多路便又大笑起來。

「沒有女子？素娜馬格便是預備着給你的了！」

「畢森素娜？……爲什麼，就是先那天她才打了我的背和取笑着

我……她永不會喜歡我的。啊，師傅，她嫁給你較爲容易呢……可是，不……不然更好……她笑得太多了，此外她還帶着惡運。那些凡是和她

親近的人都是不長久的，……她是食人的東西。她第一個的愛人死了，

那第二個的男人，她的丈夫，呵，……！」

達多路又沉寂了；他臉上的笑容失去了，他的眼睛遨遊着在那些山嶺之間。

這兩個男子并肩行着，沒有交談一語的趨程回家，那頭馬便背着他們的工具而行。

在菓園間之路充滿着騷動和生氣。那些牧者正在領着他們的羊羣回家，那些少女成羣結隊由田間一路很快樂的笑着歌着回家去。

這種普遍的快樂傳達給這兩位同伴。

『你喜歡那個呢，吉士巴？』達多路問着。

『哈，哈，師傅，你比較我知得多些罷。』

『看看沙坤尼的女兒，她有這樣的長髮。你以爲她怎樣呢？』

『哦！那是素娜！哈，哈！……』

在事實上，素娜也在那羣人中。當達多路望着她跳着脚散着她的辮髮的時候便立即停止了他的笑話，他的臉也轉了黯淡之色。而且加緊他的脚步。

那晚，他比前一晚，更睡不熟。他有時見着自己回到石山上工作，他見着他的石，他正在很忙碌的在雕刻新鮮的圖樣在那石上。於是素娜又立在他的面前，她兩組辮子在她的背上跳舞着，那末尾的小捲髮似乎在嘲笑和街媚着。他恨怒着自己，他以爲那天素娜在他的面前走過兩次，是有目的撒下一種符咒來迷惑他的。他用盡他可憐的氣力由過去的雲霧

中想出馬拉尼的影像，但那不過是黎明中一件虛幻的東西。

巴力克在他的旁邊睡着。他於是翻轉來很慈愛的吻着他。在他身體上的阻礙物似乎消滅去了，而他的悲哀致到他的肝腸一片一片的斷起來。他不能停止了……。

『達多路，達多路親愛的！我甯願盲了好過眼看着你這樣受苦……』
那是他的母親，她秉着爲母的繫念，常常注意着她不樂的兒子，在黑暗中，她已經聽聞她的兒子困難的呼吸聲，和遏抑着的嗚咽聲了。

達多路逐漸地甯靜起來了，但他深深的嘆息聲和那個老婦人的祈禱聲還很久的在黑暗中混合着。

當巴力克達到五歲的年紀，一件一件的事繼續發生，却把他小小的世界完全改變了。

第一件事便是他的父親把鬚薙去——自他的妻死後他從未做過的一件事——這樣完全改變了他。於是一個不相識的女子，素娜馬格，便在他家裏發現，他的祖母又囑他稱她爲「母親」。自從頭兩件事發生了幾個月之後，第三件事巴力克視爲最傷心的，是他親愛的祖母臥在床上，病了幾天，便由寂靜中過世了。

這幾種意外的事情，每一件對於那小孩子的命運上，都受着很大的影響，而且刻了深深的印象在他幼小的腦海。他父親雍光的臉使他覺得十分奇怪。因為數日來他從未失過一次機會來牽着他父親的髭和問他的鬚那裏去了。他的父親謂當他在夜間睡着的時候被耗子齧了去，那小孩子便答道：

『我將殺死那些耗子。』

但經過一個時期之後，他對於他父親的樣子的改變已經稍為習慣了——因為他對於這個新面目還和從前一樣地充滿着仁慈和可愛的顏色。

但是這個不相識的女子的問題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了。他親愛的小祖母曾經很小心地向他解明，說她是由遠遠旅途回來的他的母親，但巴力

克記得十分清楚，他最後去到墳地那一次，他的父親靠着一塊雕刻得很美麗的石碑上，眼裏滿貯着淚痕對他說道：

『你的母親睡在那裏。』

他又記得他的祖母因為她的兒子這樣說法似覺表出不樂的樣子。

總之，他的母親不是離開他們很遠的，他想着，以為她剛才由墓石之下走了出來。他想着跑去墓地，自己來看看那塊石是否移動過，倘使不是，她怎可以回來的呢？

『祖母，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到那墓地去呢？』他曾經問過一次。

『怎解呢，爲什麼事情呢？』

『去看看母親。』

這個老婦人搖着她的頭，和無言的望望她的媳婦。她們的眼淚交流着，那老婦人的眼睛表出懇求的樣子，而那年少的便像不明白似的。

沒有一人肯來答覆這個孩子，他因為對於這個神秘未能得到解釋，因為心中鬱鬱不樂。

那件也不是他唯一的難題。

巴力克不喜歡他的新母親，因為她令到他害怕起來。

素娜覺得這樣，她雖然是很性急和缺乏柔順的心腸，也勉強表出一種感情來對待這個小孩子。但都是徒然的：巴力克常常的避着她，每一次他誠實的眼睛偶然和她很大的眼睛遇着的時候，他便覺得有一種深不可測和可怕的東西在她眼睛的深處，一種懼怕的震顫經過他的全身，他於是急

急轉向別一方面。

一種隱藏着的憎惡便在這個婦人和這個孩子之間發生了——一個是惡毒和奸詐的人，但已歷世甚深，工於掩飾；別一個是受了恫嚇沒有自衛的能力，只有他自己小孩子的性靈誠實的天真來指引着他的行動。當素娜知到那個迷魂奪魄的母親仍然在她兒子的眼中生存着，她其初覺得對於她丈夫的兒子那種冷酷的嫌厭，逐漸凝成爲不可磨滅的憎惡了。有一天，當她的婆婆稱讚着那個小孩子的面貌的時候，無意間向她這樣說了。素娜於是明白了爲什麼達多路不絕地吻着他兒子的眼睛和很久很有愛情的注視着他兒子的眼睛的深深處。一種貯藏着的妒忌便由她的心裏發生起來，到現在她已不能再把這個孩子看作爲無足重輕的了。她視他爲情

敵——未有去世却很有勢力的生存着——這個孩子早晚在屋裏趟來趟去，就令他欽敬的父親在不知不覺中回憶起他母親的肖像。

巴力克覺得這種憎惡緩緩的向他進攻了，但是他的祖母仍然生存着，還不十分要緊；他避開了素娜之後便平平安安地把自己藏在那個仁慈老婦的大裙之下。在晚間他用他的小手來環抱她繃摺着的胸懷，不去思想能使他恐懼和不明什麼原故在他家住着的新的母親，便可以安然的睡覺了。

素娜不能用什麼方法來對待這個孩子，那使她更覺煩惱的事，便是她對於她的嫌惡沒有孔隙可以發洩出來。她感覺着不得不佯為表出一種情愛，模仿着一個仁愛和懇切的母親來對待她的孩子，那個母親的死亡，她實在當爲慶幸的事。

那個老婦人對於這種隱藏着的惡意，看爲一件極悲苦的事，她曾經數次很機變的向素娜說明她的行爲怎樣不合和她這樣說出『在上帝和人的面前怎樣地不受喜悅。』

但是無用的，因爲這是屬於感情上的事件；憎和愛都是一樣，心的定律是難以探測和像風一般的放蕩與自由的。素娜除了像很冷淡和不可調解的望一望之外，從未有答覆過一句。

所以當他的祖母過世的時候，還帶着這種痛苦在她心裏，她遺下巴力克做雙料的孤兒。

達多路已經預料到他母親的死亡，就是因爲這個原故，他才肯順着他母親的請求再行結婚。爲什麼他寧願娶素娜而不娶別人呢？『唉，馬

拉厝既然不在了，對於任何人又有什麼問題呢？」他問着自己。

在她臨終的床上，他的母親執着他的手說道：

『我遺下巴力克給你照顧了，我的兒……你的妻呢？……我怎可以知道……』

『母親，那是你囑我的……』

『是的，我的兒，我也曾請求你來……但她終歸是一個後妻……她不
是你孩子的母親！……』

她還有另外的事想着說出來，但那些事仍舊在她的心裏躲藏着。她不願意承認由她媳婦而起的痛苦與失望使到她心碎而死。她不願意把當着黃昏，達多路不在家的時候，素娜便立在門外和在街上過往的少年男子

們眉來眼去的笑着，尤其是那個城市的書記很有意思的樣子來望着她，那些事告訴她的兒子。她不願意把那新來者不喜歡巴力克的事件表露出來，他的小生命恐因而得到很不快樂的結果，即使她自己有了灰白的頭髮的人也不能避免她媳婦的凌辱，她無言地任由那些事情過去，便帶了她的煩惱到墳墓裏。

自那個時候之後，達多路便如在一重低壓的雲霧之下生活着。生命和牠的意外的事情一路衝蕩着他，像一片柔弱的樹皮在狂瀾中飄蕩着一般；他停止了他的奮鬥，可是他不能停止他的思想，他雖然很落力的做工夫，但已飲上了酒了。他的妻不能夠給他快樂和安慰；他不過得物質上的滿足覺得在家裏仍然有一個人來照顧巴力克。至到他自己呢，他便

覺得生命已經過去了。

「世界不過是一道窗門，

那新來者，到了，瞥一瞥裏面，於是又過去了。」

他常常把這句古老智慧的預言重復說着：

「吉士巴，老友，經過這道窗門，是不是要很久的時候的呢？」

「不，不必很久。」

巴力克因爲不明白在他四圍的環境怎樣變遷下去，於是緘口不言了。

自從他的祖母死了之後，他自然是一個孤兒，他看見在素娜眼睛裏所表出的憎惡，使他沒有藏身之所，和感覺着有一種潛伏的危險迫着他。他像是一只被獵人追逐着的鹿，不曉得跑去那個方向去求救或找些蔽蔭之所，

當他這樣被遺下在他繼母看管之中。他有跑開的機會便立時跑到屋外和那些像他一樣衣服襤褸，和赤着足的孩子遊戲，未到黑夜之前他甯願整天受着飢餓也不願回到屋裏去。素娜從未問過他向那裏跑過和爲什麼這樣天晚才回來；假使他有停留在家裏的機會，他所有的時候都是用來坐在老的多哥馬的旁邊，親愛着牠又和牠玩耍，或者是爬上那棵桑樹上擲下些桑葉，那頭狗便張開牠的口來接着。

他曾經幾次的要求着他的父親不論去到什麼地方都和他一同去。但他的父親不十分明白在他兒子腦中所想着的是什麼事，遺下他在家裏，在他的後母懷着惡意的藍色眼睛看管之下，過着孤獨和不快樂的生活。

他漸漸變爲瘦弱和青白了，他的熱烈易感的幼小的靈魂也受着痛苦。

他是充滿着一種空泛的預覺，覺得一種很大的災難會一天一天的和他接近起來。

他快樂的幼孩時代的回憶已經像雲霧一般的過去，不快樂又產生了出來替代了他的位置……

有一天晚上，當他在薄暮回家的時候，他注意到在庭院一個黑暗的角落裏，一個男子站在素娜的身邊；他是一個細小纖瘦的人，穿上了一件長外衣，一件白色的皮帽和很高的靴子，他的劍納入在一個銀色的劍鞘裏。這個孩子正在狐疑着他是什麼人，站起來想看個清楚，那個男子便矯捷如貓子一般，倏忽不見了，那頭狗興奮地吠着，牠因為被一條鍊曳着，所以終於不能追逐着那個男子。素娜走到屋裏去了，但巴力克沒有跟隨着

她，而去撫慰那頭狗使牠甯靜一點，不輟地狐疑着這個和他後母對着說話的生面人在他們的庭院裏是做什麼。◎這個細小的男子，會像一個影子的消滅了，他給他一個銳敏的驚恐，這個孩子瑟縮着，被一種他不知道是什麼的恐怖所抓攫。那間房子，那所庭院，一樣地使他窒息……他覺得必定要永遠離開那裏和跑到別處去，可是他能夠跑到什麼地方呢？……又假使那個不認識的男子今晚再回來呢？……「他定必會回來，他定必會回來……」他繼續地思想着；他雖然不能夠想像出爲什麼緣故，但他總覺得是屬於罪惡的事情的。

在門前的階石上，素娜的聲音呼着他：

「巴力克，巴力克，你不飢餓嗎？回來用晚餐罷。」

『不，母親，我不想用了。』

素娜重復入到裏面。她的聲音出乎尋常地溫柔，那是第一次她不惜勞煩走來叫他去用晚餐。

那晚上巴力克醒來幾次，感覺着騷擾和不快。他看見他的後母入了來又跑出去，又聞得多哥馬狂怒地吠着。

第二天她表出很仁愛和親熱的樣子，又把一些硬菓和葡萄乾和其他好的東西給他吃，同時囑咐他不可把他曾經見着『那個男子』的事告訴他的父親。

『你明白嗎，巴力克？假使你不說出什麼，我可以把多些糖菓給你。你切不可漏出一個字出來；倘使你洩漏了，恐怖的事必定會降臨。』

『我不會說出的，母親。』

『你切不要向任何人說出一個字，即使和你一起玩耍的孩子也不可以。』

『我不會說出什麼的，母親。』

『你聽着，我將請求你的父親買些華美的布回來，我便可以做一套新的衣服給你。』

『是的，母親。』

『那便是好孩子了，巴力克。』

『是的，母親，』他機械地答着。

巴力克沒有向他的父親或任何人噓出一個字。巴力克並不是因爲他

的後母也會給他糖菓和允許他一件禮物，不過因爲，當他的母親囑咐他要守秘密的時候，她也會提醒他，假使他不照依做去，恐怖的事情便會來臨的一句說話。當他記起在她眼睛裏那種冰冷鋼鐵般的看視，他重復戰慄起來——在他不快樂的小生命中，對於什麼事常常都不去理牠，那豈不是因爲懼怕着那些殘忍的眼睛嗎？

結果，『那個男子』繼續着他的探望，常常隱匿到夜深；當巴力克知得的時候，他便震顫着，瑟縮在他的被褥裏面，不敢道出一個字。

他的父親回過家來但又再去了，巴力克沒有說着什麼。他變成了一個十分沉靜的人，當達多路在家的時候，他可以幾點鐘的坐在他父親的旁邊，對於他父親的撫愛，甚少有反應的表示，雖然他是十分希望着離開這

個沒有一人可以信任的家庭，和他的父親去到別處。他是懼怕着一切的東西，那間屋，素娜，和在晚間的影子；尤其是每次當着他的父親幾天內不在家裏的時候，便出現着的『那個男子』。

那些可恐怖的夜！他怎樣的受着苦……他感覺到似乎黑暗可以爆發成爲火焰把他吞食下去。他曾經咬着他的唇去制止他的哭聲。他的殘酷的後母限制着他去守這樣可怕的秘密，使他受着無盡期的痛苦，至到他覺得不能夠再忍受了，即使無論什麼的犧牲，下次也決意和他的父親一起去了：他可以投身在那只馬之前，緊執着他父親的腳，求乞和懇請他的父親任他陪着他一起去，無論什麼——但是必要去和一定去的。他既已決定了心，於是什麼都不去思想了，單是在等待着他的父親離開家裏的日

子。

當他的父親離開家裏的日子到了，巴力克便先走在他的面前，擋着他的去路。

『父親，啊，父親！請你攜我一起去！』他請求說，伸直他的兩手猶如他在沉溺一般。

可是我不能夠那樣做的，我們現在去的是一道很遠的路程，一個星期內還不能夠回來呢！你和我們同去，你將做什麼呢？將來我去石山的時候，才和你一起去罷，我現在是先行應許着你。』

『可愛的父親，現在帶我同去罷！我可以步行。我又可以照料那頭馬。』

『不，那是不可以的。不要這樣厭煩罷。安心住在家裏來等候着我；你將會見到我帶回什麼東西給你了！』

『父親！啊，父親！』

但他的父親已經去了……他開始哭着，於是突然間在那退避着的形體之後，急急向前跑去……可是無用了。

他折回他的脚步，於是，跌在庭院的圍牆下，把他的頭藏埋在他兩手裏很淒涼的悲泣着。

他一向從未有感覺過像這樣的完全淒涼。

素娜跑上前去，坐在他的身旁，盡她的所能來安慰他，撫摩着他的頭髮和發出細聲安慰的語言。他舉起他的頭，但當他的眼睛和他後母藍色

眼睛相遇的時候，他立即跳了起來，向門路跑去，向大路上遠去了。

多哥馬發着可憐的哀聲隨着他。

桑樹的頂又在微風裏柔和地搖擺着。

四

盲目的音樂家沙喜地他滿了皺紋的臉仰向着天，在他的六絃琴上彈出了幾聲悲涼的絃音。他冷若冰霜和堅決的臉上沒有一絲筋肉可以受着感動似的。他似乎是爲着他仰首看的天，接受他的性靈上的鼓勵的地方而奏着他的琴一樣。一種固定的笑容的線紋在他兩邊嘴角很像兩條河道穿

在一塊石上一般。當他的樂器訴出幽怨的音調，他就微笑一下，好似當世人對於霎時的快樂，一笑置之的時候，他就微笑起來一樣。

『因為上帝的仁愛，你們盡量地喝酒罷！』達多路向他的來賓呼着，那些賓客中包含着他幾個朋友，即使那位祭司和那位市府書記也在內。

他們是慶祝着巴力克的生日。

『這杯是一日間許多快樂的酬報！飲罷，我請求你們，』達多路叫着。

這是一個大的慶典，每年由一班人發起來慶祝的，在這次慶祝中，各人都得了一回大醉。

吉士巴也如常的在那裏侍候着他的師傅。

巴力克穿了一套新的衣服，頭髮梳光了，他的臉也很潔淨，在他父親的旁邊坐着。

他對於在他四邊種種的戲弄和笑聲一些也沒有注意到；沙喜地的音樂和他父親的親吻同樣地不能感動着他。他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一個細小黑瘦有細而堅的髭的人身上，那人坐着不停地霎着他柔軟的眼睛。

他是什麼人？巴力克不能說，但他覺得對於這個人，和當他父親不在家的時候，秘密地來看素娜，和曾經被囑咐着不可向別人說出的那個神秘的黑影，十足同一樣地討厭。幾個月已經過去了，他依舊是沉默着。『可是』，那個孩子思想着，『他所穿的衣服和那個常常穿一件外衣和帶一把劍的「那個男子」是不像的，這個人是穿上一件尋常黑色的衣服。』

那個人是坐在巴力克的別一旁，這個孩子不停地瞟着他的眼角來偷看他，但當他看到他尖着的髭和黃色的臉的時候，他便把身體縮回向父親那邊，想着不把這第二個鄰人再放進眼內一般。

『看看這個孩子，馬丁拔，』達多路說，招呼着那個男子。『看看他的眼睛，美麗的眼睛——呀？在這條鄉裏你能夠找得和他相等的有幾多呢？看看他將來生長成什麼樣人……我爲着他可以犧牲了自己的！』

達多路於是慈愛地吻着他的兒子。馬丁拔微笑着但沒有回答，和做出想去撫摩一下那個孩子的頭髮的一種姿勢，但巴力克癱痺起來，即投身轉向他父親那邊。

『吉士巴，再拿多些酒來罷！』

「吉士巴，像被內心的事情佔據着的樣子。一片焦急的愁雲在他的額上表現了出來，他的動作也比較尋常笨拙些；在大衆的笑聲中，他也曾跌碎了一兩只碟子和杯子。他臉上紅起來便逃走了，隔了幾分鐘又走回來但仍舊表現着神經上易受激刺和困惱的樣子。他沒有看望到別人，單獨注意着那個市府的書記，他隨時立在他的椅子背後，臉上也表出想要去殺死了他的樣子。」

「給我們一句祝語罷，可尊敬的老父！」達多路呼叫着。

「這杯是恭祝巴力克的健康的，我的孩子，由上帝的恩惠，我們在這些日子中，將有一天來恭祝他的婚筵呢。」

「啊，這些說話不是由尋常人的口所說的，是由聖潔的唇才能夠這樣

講！親愛的和尊敬的老父，你是一個真正的阿美尼亞。」

達多路吻着巴力克又一口乾了他的杯。

『因為上帝的仁愛，斟滿你們的杯罷，』他請求着說，於是所有的杯都很快乾了。

在溫暖熱辣的空氣中，沙喜地的作沙聲的老音和着那胡琴奏出的哀調在他們的頭頂升起上來。

『達多路，祝你的健康，我的孩子，』那祭司繼續說，『和祝你親愛的妻子的健康。恭祝你們兩人百年偕老兒孫滿堂！』

達多路舉起他的杯，當可悲的回憶充塞在他腦中的時候，他的頭立時垂下了一息間，於是望着他的妻子，他說：

『恭祝你的健康，吾妻！馬拉尼，我親愛的馬拉尼！……』

素娜臉上轉了深紅色便把她的頭垂下。

但是吉士巴呢，他幾乎不能夠信得過他的耳朵。從古以來這是第一次他聞得他的師傅把那個名字來稱呼他第二個的妻子。在他們剛剛行了婚禮之後，他的母親也曾懇請和祈求他，請他要照依那裏的風俗做去，把他亡妻的名字來稱呼他的後妻；她也會說：

『她現在是頂替了她的位置的了，我的兒。你應該看她猶如從墳墓裏回來一般。這是上帝的律法中之一啊。』

但是達多路，由他的心房裏，悽慘地明曉他的不能挽回的損失，說道：『馬拉尼！她的眼睛和口唇，她頰上的美點，通通往那裏去呢？

那纖小美麗的身材和那像一條幼細圓柱的頸在什麼地方呢？……母親，假使上帝是願意使她停留，他絕不會由我們中奪了她去的。不，這是素娜，并非是馬拉尼。」

吉士巴通通明白這件事，可是現在他的師傅在賓客之前，便這樣稱呼她是馬拉尼！

『喝酒罷，好兄弟！』達多路突然地向他說。『你看我現在是很平安和壯健的呢。』

吉士巴明白了這句隱語；他回憶起他常用着的辭句：「人的吞嚥者。」那只酒杯在他的手指間震動着，當他立着的時候，他首先望着素娜，於是望着達多路，然後又望着那個市府的書記。但他並沒有飲酒。他不能

夠飲酒來祝賀這個馬拉尼的健康，他曾經聽到她和那個市府書記之間發生了關係的醜惡的流言，那能夠使他單簡質直的靈魂受着打擊呢。爲什麼達多路把馬拉尼的名字來稱呼這個醜婦呢？他不能夠忍受着把那個神聖的名字和這件煩擾着他的心靈的黑暗的秘密來連在一起裏，他不曉得應該怎樣做去。

『來喇，喝酒罷，吉士巴，做一個大丈夫罷！……』

吉士巴轉了青白的臉色，他的唇震顫着，他的臉抽搐着像一個小孩子將近哭出來的樣子。一道暴風雨正在他的心裏狂吼着。有些可怕的東西似乎在着他的唇尖上；他是預備着去發洩出可怕的哀哭，去鬥爭呢，還是擲他的杯在一個人的臉上呢，或是去擊碎一個頭顱呢。

『師傅……師傅……但是……』

『他不能夠再說下去了。他似乎覺得在這個房間裏，除了達多路一個人之外，各人都知道這個馬拉尼對於達多路和那個舉起他的杯向着她，和坐處斜視着她的可憎厭的男子比較一下，則她對於達多路，並不見得是一個較爲可靠的妻子了。他們通通都是在歡笑和狂飲中，他以為都是向那件事來取笑的。唉，他們真是殘酷！就是看他們坐在那裏，便使到他忠實的靈魂的最深裏也受着傷痕。他怎樣能夠飲酒呢？

『喝酒罷，吉士巴，喝酒罷；這裏有一個好漢！』達多路說着的時候，他正在細聲地向馬丁拔耳語了一些東西，他們兩人於是高聲笑出來。

吉士巴看見一切——他的師傅說他是喝醉了酒，那些笑聲猶如一柄利

刀在刺割着他的心。他的眼皮和厚層的睫毛旋作旋輟地開合着，他的兩顎收縮起來，在他的暴怒和痛苦之間，似乎有些東西在他的腦裏爆裂出來，那種聲音不是笑聲也不是哭聲，是一種所有的情感的混合的聲音，他擲下他的杯於地上，便碎成了百多片，於是由那房間跑向外面去了。

一片愚蠢的笑聲在房間裏反響着；他們通通都以爲他是喝醉了。

『吉士巴的健康！這杯是恭祝吉士巴的健康！』在四邊都聞得這種聲浪。

那些杯是很快地乾了，但吉士巴不能夠再聽到什麼。他正在庭院裏一個黑暗的角落上把他的悲苦哭了出來。那是第一次他的師傅允許這個入入到他的屋裏，和在他的面前把馬拉尼的名字來稱呼素娜，致他因而苦

憐着。

但他立即找到他的師傅有可怒之處了。他對於那件事是完全不知道的；單獨他，吉士巴是關心着他的師傅名譽上的羞辱的。啊！這種可怕的秘密像一種毒癰去侵蝕着他的心臟……他能夠做什麼呢？他能夠做什麼呢？……他應該去殺死一個人，但那個人呢？

黑夜已經來臨，那宴飲仍舊繼續着；在這個時候，他們各人都有多少醉意了——有些大笑着和頓着他們的腳，有些便癡呆地哭泣着。

素娜退入到一間和居室相連的小房裏。在吉士巴的態度中有些東西使她不能寧帖起來，她是充滿了預想將來的災厄的恐怖。她的本能警告着她那件事的背景完全和她有關係的；那些在座的人們中，單獨她一個人

曉得吉士巴并不是酒醉。

她決意去找着吉士巴來解決那使她苦惱着的難題。在屋裏沒有找着他，她於是跑到庭院裏仔細地向四下裏看望，和用着一種低微的聲音呼着他的名字。

他已經投身在圍牆邊一個黑暗的角落上，當他把他的頭藏埋在他的手臂，躺在地上的時候，他的身體，在黑影中看去，不過像一堆黑默默的東西罷了。

『吉士巴，你在那裏做着什麼呀？』

可是沒有回答的聲音。

由屋裏透出大笑和爭辯的高聲，同時沙喜地，那個瞎眼睛的音樂家，

正在一面彈一面唱着：

「我曾經千辛萬苦來培植了一個菜園；

自從那負義人的手一度的撫摩，我的花就被摧殘了……」

他們於是又聞得達多路的聲音：

「上帝祝福着你，沙喜地先生！再唱那首詩罷，你允許嗎？」

素娜行近到圍牆那邊便問道：

「吉士巴，爲什麼你在這裏哭泣着呢？」

但他仍舊沒有回答。

他們於是又再聞得那個音樂家的聲音：

「我是一個可憐的鵲鴉，你是一只兇惡的麻雀，

自從你的爪觸着之後，我的羽毛就脫落了……」

達多路隨着說：

「啊，請你再唱罷，沙喜地先生，我心肝中的心肝……」

素娜柔和地把她的手放在吉士巴的肩膊上又俯身向着他。他舉起他的首，假使那夜色不是這般黑暗，她便可以看到他悲慘的臉上的痛苦，因為在他的眼中充滿了絕望的悲痛，而一種狂烈的企求又似奪眶而出的樣子。他由他的肩膊舉起那個少婦的手，又用自己像燃燒着的手來執着她。

「你要憐惜我的師傅呀，唉，我的姊姊！假使在上有一個主宰，爲什麼達多路近來喝這多麼的酒呢？唉，我的姊姊……要爲一家的名譽計

呀……」

他一面哭泣着一面用着急喘的不連接的字句來請求着她，素娜呢，雖然在黑暗中，也能夠看出在他心裏的毒癱。她看着了便震顫起來，想找些說話來說說，但終於找不着，因為她想着去否認所有的事和消釐他的懷疑。

『可是……那裏確是有一個男子在着……那是關於名譽的問題……流血的事……』

吉士巴還有好些事情想着說出來的，有些他不能夠用字句來表出的事情——有些能夠使他窒息着的事情……

素娜在黑暗中，她的呼吸非常緊迫，她被吉士巴執着的那隻手，因為

被強有力的狂熱通過她的血管而震顫着。突然地，她由吉士巴的掌裏縮回她的手，又把她的身子靠在牆上，因為壓仰着她的憤怒，所以高聲地喘着氣道：

『我不要他把馬拉尼的名字來稱呼着我！我不要那樣；我不是一個屍骸。我明白他爲什麼那樣稱呼我了……我現在依然是他兒子眼睛裏的一條刺啊！……』

那晚，在如狂的情慾的一息間，達多路，猶如在夢裏一般，在他的妻子的耳畔沉吟着：

『馬拉尼，馬拉尼親愛的……』

他說着便把他的唇向他妻子的臉上去找他極爲鍾愛的那點「美麗點」。

於是立即覺得是弄錯了……因為過於忿怒和失望，致使他的精神也錯亂起來——他兇蠻地把他想在那裏找着「美麗點」的頰上咬了一下。素娜痛呼着，於是狠命地撞着他的胸部，把他推開去，她高呼着：

「你的馬拉尼是在墓地裏！她在墳墓裏也使我受着苦楚——希望她永遠地永遠地受着呪詛罷！」

素娜以前從未這樣明顯地表出她的嫉妒的慳忌。她說出每個字都帶有怨恨的意像燃燒着一般，來反對那個日夜在處驚嚇着她的死者。數月來她所有抑制着的怨怒都爆了出來像一種硫酸的狂流在達多路的臉上一樣。

他被素娜剛才的一撞和由她的言語把她本來真實的感覺暴露了出來，

他便感着震顫，他於是平心靜氣地坐起來又擦擦他的眼睛。

其次所遇着的事，正如料不到的和很可怕的一樣。

達多路的腦筋由夢魔中逐漸地清醒了，那些宴飲，那些賓客，音樂家沙喜地，和吉士巴通通都像夢幻一般在他的心目中過去；他於是看見濫用馬拉尼名字的這個婦人臥在他的旁邊了，她的唇際吐出惡口的咒罵。但是爲什麼有這樣的憎惡呢？由何處發生這種妒忌的狂怒呢？一種冰冷的戰慄透過他的全身，他立即張開他的兩手向着那個強項的咽喉衝去，狂怒的火光在他的眼睛跳躍着同時嚙着他的牙齒發出霍霍的聲音。他的沸熱哮喘的呼吸燃燒到他俯身向着的那個婦人的臉面……她認實她現在是處於一個致命的危險的時候了，於是立即由床上跳了下來，跑過房間的那一

邊，那裏她蹲伏在接近牆壁的一個角落上。

『爸爸，爸爸，我是很懼怕呢……』

那種爭鬥的喧鬧聲把巴力克驚醒了。

達多路慢慢地俯下他的頭，他的兩臂也逐漸地向身旁垂下了。

『災禍會降臨於你，惡魔，』他喃喃着，便跑向他的兒子那裏……

晨光正在由窗門偷射入來。

五

『這個孩子不能夠再看見東西的了，』一天晚上當達多路才踏進門檻，

他的妻子便向他這樣說。

「你說着什麼？什麼？」

「我所說的便是那個孩子現在完全不能看見東西的了，」她很尖利地答着。

那個男子站在門口石級上像變了一個石人一般。那些突然說出來殘酷的詞句使他充滿了恐怖。他最初的本能便是想向素娜撞去和鞭打她，去把她搖撼碎成一片一片，但他極力去壓抑着自己，雖然覺得自己是在戰慄，可是外面仍舊裝成鎮靜的樣子，他的眉頭畏縮地緊緊的縐着，他問道：

「你呢，報凶兆的雀鳥，你永遠能夠這樣看見東西嗎？」

他有意的把包含惡意的辭句來中傷她，因為巴力克是她眼裏的刺，他

知得十分清楚的；不過近來他們才明白地爲着巴力克來鬥氣，而且彼此以惡聲相報了。

那個孩子，眼睛被縛着坐在火爐旁邊，沉默地留心傾聽在他四面裏所發生的東西。在十天之前，他的眼睛便感覺着不妥，一種刺膚的流質便由那裏滲了出來，像淚珠一般流在他的臉上，那個孩子於是感受很大的痛苦了。他的父親又不能夠做得什麼來減輕那種痛苦，當他看着他的小孩子痛楚的時候，他便差不多變成瘋狂一般了。他們嘗試過所有補救的法子，但是依然無效的。這種可怕的病症逐漸地蔓延到眼球裏面，於是把眼膜也毀壞起來，使到發生一種最悽慘的痛苦，那個神經錯亂的父親便日夜的跪在這個受着痛苦的細小的人的旁邊發出細聲的禱語，或者交叉着手

臂在胸前，在平和地閃耀着——對於地上的苦楚漠不關心——的沉默的星宿照射下的庭院裏，像一隻被困在籠裏的獸一般跑來跑去。

最後的兩天，那種像燃燒着的痛楚逐漸地減少下去，於是突然間完全停止了。巴力克的眼睛仍舊是閉合着，但那些刺痛和燃燒已經停止了。

於是達多路的勇氣也恢復了些少了，他開始到遠如市場的地方；和屋與田舍之間了；他可以重復開顏和玩笑了，於是，這天晚上，當他覺得很安靜地回家的時候，他的妻子使用以下的句語來接待着他：『這個孩子不能夠再看見東西的了……』於是對於她剛才所講的說話和她丈夫聽了之後的影響，也覺得漠不關心的樣子，她坐在窗下俯首做着她的針線的工夫，沒有表出一些情感的痕跡。

達多路跑到他的兒子那裏，很溫柔地和小心地除去那些繃帶，無言地站着——因為那對眼睛的外觀是和尋常一樣的。那個單獨不同的表徵，便是那瞳子擴大到差不多佔據了眼簾的全部。當他的父親把他的手放在他的兒子張開着和向上望去的眼睛之前，又立即縮回他的手的時候，他並沒有表出畏怯的樣子。他曾經兩三次伸他的手指貼近到他兒子的眼睛的時候，可是那些眼皮完全沒有動過；巴力克什麼都不能見的了。那些曾經在達多路慈愛的夢裏和回憶中佔據了一大部的美妙棕色的睫毛也不能再鼓着翼了。牠們依然像是圍着兩片死湖的一道黑色的邊沿，永遠地迷失在無盡期的黑夜中，對於牠的急速的動作，也永不曾反應出光明和黑暗的功効了。

那不單是巴力克喪失了他的視官；他的眼睛曾作馬拉尼靈魂的住所的，現在也不能免的在殘酷的黑影中失去了。

沒有一個人發出說話。

在庭院外那扇被秋風吹着而搖動的破舊的門，在生鏽的鐵鉸上，發出單調的噦噦聲，牠似乎嘆息和嗚咽着猶如是在承認那種災禍是由牠給以通過的權利而致發生的。一隻晚秋和鶯鶯的草蝻在一個角隅的蒲草堆下發出類金屬的唳唳聲，在外面那株桑樹的枝上又傳來一隻喜雀的粗糙不和諧的音調。

但達多路什麼也聽不到。他把一隻手來圍着他的兒子同時熱烈地來注視着他兒子的眼睛，猶如他可以把他自己眼中的火焰來再燃起牠們已經

熄滅的火光和把那些蒙蔽着可愛的眼睛的雲霧燒去。

吉士巴突然間出現了。

『喂，師傅，你是怎樣的幸運呢！這個孩子是比較好些了！……』他見着巴力克張大他的眼睛甯靜地坐處，便這樣叫了出來。

『唉，不用說了！』達多路呼着，便舉起他兩手來表出失望上的放任的姿勢。

在痛苦和驚駭間，吉士巴木立在門前，於是，幾乎像犯了罪一般，他寂靜地爬到裏面和站着很不安的樣子向四下裏看望。

一種像死的沉寂襲擊着他們。

達多路，經過了幾分鐘深思之後，便立起來向牆壁的方面行去。

『巴力克，我的孩子！我是在那裏呢。』

『在那處，父親。』

他于是把手指向着有聲音傳來的方向指着。

達多路的唇際那種悽慘的震顫立時停止了，他的呼吸也覺得容易一點，有一種幾乎像微笑的狀態在他的臉上表現出來；他更望了他的妻子一眼猶如對於她做了那種不合時宜的戲言，而去詰責她的樣子。『大約是，』他自己說着，『單獨那些接近的東西巴力克不能看見罷了，』他于是給巴力克以別種的試驗：

『我的手是執着什麼東西呢，巴力克？』

在他的手裏？……那個孩子在他的腦裏找尋着一些可能的東西來作答

覆。

『你是執着你的手杖在你的手裏呢，父親。』

『巴力克，巴力克，你說着什麼？ 唉，這是很可怕的！』

那個時候達多路的背是靠在牆上，他滑跌在地面，任由他的頭沉重地向前墜在他的膝蓋之上。

那個孩子曉得已經說錯了那件東西了。他感覺到他父親的痛苦，是想把所有的罪過都歸於自己的身上。他的唇是震顫着，他對於自己的不幸極力地奮鬥着藉以爲安慰他的父親。

『親愛的父親，我就可以見……父親，我……我不久將可以見……』

『是的，是的，你一定能夠的，我最愛的兒，』達多路用着一種想恢復

勇氣的聲調來答覆着。「請你告訴我，吉士巴，在那裏登載過一個八歲的孩子會突然地變了瞎子的呢？……你知道嗎？我曾經鑿成了十二間禮拜堂的柱石，我曾經雕刻了整百個的耶穌被釘於十字架的模型，但我會把所有的一切來毀滅了去，你聽聞嗎，呵上帝啊！」他繼續說下去，向天空望着。「我會把牠們扯了下來，我會向着你的殿堂裏放着火！……」

但吉士巴已經沒有聽下去了；像一個影子一樣，不經不覺間他已經跑走了。

那個孩子，頹喪地，把他的身子躺下便睡去了。達多路謹慎地把他放入被褥中，便獨自向外行去。

六

在整整兩天內沒有人看見過吉士巴，達多路對於他的突然間的失蹤很爲狼狽。

但在那天晚上，他却表現着疲乏和塵埃滿身，沉重地靠在一枝牢固的手杖回來了。他踱到房間的正中便停止了。

『你看看我帶回些什麼東西給你，』他喘着氣說，於是掣出兩片摺成方形的紙出來。『那個牧師告訴我這一片要把牠焚燒，掣那些灰湊合在些水裏面給巴力克飲去，另外的一片是要把來縫在他的衣服裏面的。』

他喘息得很利害，他闊大的胸膛急促地一起一伏，又把他的袖來抹去額上的汗珠。他快樂地微笑着，確信自己也會做了一件合宜的事體了；他對於這種補救的方法既然有十分的信仰心，便坐在他平常坐慣的地方等候着巴力克在這種神奇的治療下得重見天日的日子。

他曾經步行了整天的路程，去找尋一位博學和著名的牧師，沒有些少的休息便趕快跑回來了。

達多路從絕望中得回些希望了；像一個被溺的人一般，在那黑沉沉茫無涯際的洋海裏，支撐着最後的力氣來聽候他的命運。他覺得自己是處在一種可怕的孤獨中，他所有的氣力都被傾陷下去而絕望了，他是預備着什麼也可以去做，什麼也可以信仰，假使有人能夠使他的兒子得重見天日

的日子。他是等候着一種奇蹟的降臨……他還有不把好好的吉士巴給他的紙片視爲神聖的遺理嗎？

他取了那兩片紙，把一片來燒了，混合在水裏給那個孩子飲去，其他一片便把來縫在巴力克的袖內，於是渴望地注視着他的眼睛。吉士巴呢，一只眼睛半閉着，其他一只便很大的張着，用着熱烈的感情來注視着這種工夫的進行。

可是巴力克沒有比較見得好些。

自從那件事發生之後，他們知到那裏有聰明和有經驗的人便去請求他們的指導；沒有一個化子或是一個行客經過那裏的，未有不被他們盤問，問他們是否有救治的方法。

有一個人獻議說把箭豬的膏油來擦那眼皮便好了，達多路便立即依着做去；別的人又說要把一頭狗活活地扯了那塊皮下來，把牠還在和暖和鮮血淋漓的身體放在那個病人的頭上便好了；他對於這種方法也和其他種種的治療的方法在居住國內稍遠的人民視爲有神跡上的醫治的特質的也同樣地試過了。有時那些方法是很野蠻和很神秘的，常常是討厭和殘忍的，却通通都是愚拙和沒有效果的。

不幸的小巴力克仍舊繼續着做一個瞎子。

但達多路並沒有中輟；他堅持着他的信心，以爲將來必定能夠找到一個醫治的方子。

那種災禍這樣地壓迫着，這樣的無理，他真是不能夠降服在命運所操

持的打擊之下了。在他的迷亂的時候，他曾經試去找些有知覺的基礎來作靠山了，可是他什麼也沒有找到，而且更加迷惑些，對於這種禍患爲什麼特別的要降在他的身上。他是等候着一種奇蹟的來臨。

總之，他在世上以爲可貴的東西，他爲着牠而生存和爲着牠去作苦工，都不過是爲着他兒子的眼睛，在那些長密如絲的睫毛裏，深到像海一般如夢如幻的眼睛吧。

在那兩只眼睛裏，像澄清的池塘般，馬拉尼的可愛的精神便寄托在裏面，許多快樂的回憶和寶貴的夢影，又何嘗不因爲牠而撩起的呢。牠們像是一座崇奉死者的聖壇。却有誰膽敢這樣橫逆和褻瀆地把這座聖壇的燭光來熄滅了呢？那是不可能的……

牠不像是人生中一種尋常的不幸事；這個正是十分奇怪同時又是很可怕的東西——因為牠是什麼病症也沒有人知道。便是因為這個緣故，當所有一切都失敗了的時候，達多路再向着上帝請求爲什麼他的兒子變成了瞎子：上帝想把那兩道瑩潔的光線來怎樣處置的呢？

但不過是吹過路上把沙塵捲起到天空中發出呼呼聲的風，替代了上帝來答覆罷了。憂愁蓋着一切，同時毒蛇和白鴿，鮮花和在跳舞的蝴蝶也沾染了這種氣息……

但是不論如何達多路仍舊不輟地祈禱。

「俯聽我的禱告罷，啊上帝，因為在我額上的汗由你的殿堂升到你處比較那些香煙還強烈些呀！在這些拱門之下我是受着苦難，我向着你呼

顯的次數，比較那些可憐和貧困者的祈禱還多些呀！我曾經用了許多不眠的夜來計劃出一些新奇和巧妙的形式把你的尊榮和聖潔在一塊一塊的石裏表現出來呢！上帝呀，我是這樣來建築和修飾你的殿宇的呀，我現在懇求於你，請不要把我心裏的殿堂來毀滅了罷。啊，賜給巴力克得回他的目光呀！……我從未嘗願意使到有痛苦的事發生，即使像一隻蟻的微小，或是一個野蜂的巢也未嘗去摧殘和毀滅過，也沒有用過我的斧頭來搗碎一隻蠟的腦袋。爲什麼你報怨的斧這樣猛烈地降在我的身上呢，啊上帝？唉，把他眼睛的光輝給回我的兒子罷！……」

他哭泣着，但當他由他的屈膝站起來離開那所禮拜堂的時候，他是受着安慰和充滿了希望。

當着冬天的時候，吉士巴伴着達多路去所有遠近著名的聖地處旅行，那裏他們懇求着那些聖徒的援手。

但一切都是徒然的。那些聖徒對於達多路的請求沒有加以幫助，上帝呢，又似乎是離開很遠很遠……

巴力克的瞎眼睛依舊是不能夠治癒。

他現在對於轉動着和有彩色的，有許多一幕一幕不同的活劇的生命，像一個壞了車軸的車輪突然地停止了。歡樂和微笑，花草和田間，鄉村和牠的居民，在日光下遊戲的小羊，所有一切都突然地固定不動了，但是降下了一層厚厚的黑雲便把那些天然的美景掩蔽着了，在有些地方是黑暗和多暴風雨，在別的地方呢，却像黃昏時的煙霧一樣地灰白。

有時當他不能夠再忍受着的時候，巴力克便靜靜地逃走到外面，借着他的小手杖的助力，找着沙喜地老人的去處。

這些探望常常是背着他的父親偷偷走去的，他的父親絕不會承認巴力克將永遠瞎了眼睛，更不願意他的兒子成爲一個飄泊的音樂家。

在事實上，他們倆都是瞎了眼睛的人，無論怎樣，自然而然的便會把那個孩子吸引到那個老人那裏去。現在他也逐漸見得大概這個世界和生命都變爲一種連續的聲音，如波浪的形向他的性靈上衝過——快樂或是憂愁或是驚恐。當他留心聽着沙喜地的音樂的時候，在他面前的一切良辰美景都被一筆勾銷了去。他能夠領會那些音樂，那些音律像甘露一般的浸潤他的乾枯的靈魂，這樣殘獨淒涼地被人遺棄的人的靈魂。他對於這

個音樂家的謳歌，從未嘗覺得懣倦，後來他獨自學唱了，那詩人的靈魂便逐漸由他性靈裏發生起來。

沙喜地用這樣強烈的情感來撥着他樂器上的絃線，所以有時像發出嗚咽的聲音，可是，突然間又變爲充滿了活潑潑地的生氣了，由那些音調可以訴說出一塊無人找到，能夠迷心奪魄的地方的神秘，那舞蹈的聲音便永遠在那裏停留着，那處地方只有瞎眼睛的人才能夠領略到。

巴方克的世界哩，有時覺得悲哀和憂愁，有時便覺得狂放和快樂，現在在這些音調之下把他的人生覺悟起來了。

巴方克似乎感覺着假使他也去拿上一個大絃琴，和撥着牠的絃線，也能夠和那個音樂家一樣使牠說起話來……

「巴力克，我的孩子，你是哭着什麼呢？」

「我想着能夠彈得像你一樣，老師！」

在巴力克的靈魂裏，翻起了一陣悽慘的聲音的狂風暴雨。

「不要哭罷，我的可憐的孩子，你將會彈得像我一般，」那個老人說，
拍着巴力克瘦小的手，又把那個孩子拖到他的手臂裏，像是他親生的兒子
一樣的吻着他……

「不要再哭了，小朋友。任由世界上其餘的東西哭泣着罷。你和

我……你和我……啊！我們是和他們不同的哩！」

七

在一晚深夜的時候，巴力克突然地驚醒了。

那是在初冬的時候，在外面一陣猛烈的風擊着那扇門發出憂憂的響，猶如想衝破那扇門入裏面去的樣子，由四面的孔隙透過了呼呼的風聲，在樹上最後的繡摺的葉也被扯了下來。多哥馬不輟地狂吠着來增加這種喧鬧的聲浪。

達多路不在家裏；他在外面已經有好幾天了。巴力克也沒有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

這個孩子覺得自己是被拋棄的了，又似乎已經落在這有時發着悲哀的呻吟聲，有時狂吼着，想把屋頂也吹去的可怕的狂風的掌中的樣子。

他覺得他似乎是在和素娜睡覺的那個角落十分接近的了，他聞得一個人低聲地在說着話。那還是風嗎？

無論怎樣，當那種暴風雨的高聲低下去的時候，他聞得很清楚一種輕微的連續着的聲音，有時像一條蛇發出沙沙聲，有時又像互相吻着的細語聲。

充滿着恐怖，巴力克已經把風那件事忘記，去留心聽着這種混雜的聲響了。他的驚懼使到他同時感覺着冷了一陣又熱了一陣，便把他的頭藏在衣服窩裏面，不願意再去聽那種聲響。那不單止是一種聲響；

他似乎像一個很可怕的黑色的模形，一刻一刻鐘的變大起來，向他猛撲着……

『母親，你在那裏哩？』

沒有回答……但是「那怪物」繼續爬行着……巴力克重復把他的頭藏埋在衣服窩裏面；那種嗡嗡的聲停止了，但那些風還是猛烈地撞擊着那扇門，那頭狗也在狂吠着……

他在衣服窩裏面幾乎窒息了，便小心地把他的頭伸了出來，他作了一度深的呼吸便把他額上的汗珠抹去。

再來！……這一次他認得是素娜的聲音了，調節得十分輕細；她很快說出他不能夠聽聞的一些東西，隨着一度嘆息和接吻的聲音。

「母親，你是單一個人在着嗎？是不是你在說着話哩？……」

她沒有回答，他於是躺在他的角落上驚恐到震顫起來，把他的頭藏在衣服窩裏面，不過常常舉起頭來作深的呼吸。他是被一種散佈在空間的罪惡的感覺壓迫着。他以前從沒有像這次的感覺到他的瞎眼睛這樣的不方便。

他咬着他的唇使到不要哭了出來。在黑暗裏，這樣清楚和明瞭，他可以看見素娜的鋼鐵一樣的藍色的奸險的眼睛，在她的旁邊又是那個他曾經見過在黃昏的時候沿着庭院裏的牆爬行着，素娜也會囑咐他不可向別人說的那個神秘的黑影。

自從他失了他的目光對於人生命上的顏色和動作都不過是一串連續的

聲音之後，他未嘗經過這樣可怕的晚上。那個房間似乎是聚着一羣男子，他們是吻着他的繼母，欺負他的軟弱和羞辱着他的父親，而他哩，他的兒子，應該永遠的沉默不聲嗎——爲着他後母眼睛裏鋼鐵般的兇光的緣故便不敢聲嗎……

接吻的聲響……又隨着一陣酷熱的幾乎窒息的空氣傳來……

在巴力克內心的本能醒覺了。在那不潔的空氣中他在迅速中便準備成熟了，他的恐懼心也變爲憎厭的心了。不，他不能夠再沉默不言了。那是「那個男子」吻着素娜的一件事……他不得不開聲了。他的心裏充滿着悲苦和忿怒。爲什麼這個男子當着他的父親不在家的時候便跑來呢？他的本能告訴他惡事便在這種黑幕裏發生出來，這些事還是瞞着他的父親

的，當他曉得的時候不免要激起一個大變動出來。

好，假使那是做了有什麼相干哩！他不會再沉默了。他們又在接着吻……

「媽媽，媽媽！請你答我罷……我不是睡着的，我可以聽聞你在說着話哩。」

可是她仍舊沒有回答。

巴力克的聲音已經是乾枯和酸澀了。他的瞎眼睛，夜間的邪惡的細語聲，和他曾經遇着的一切的恐怖立刻使他長成起來，而且把一種悲苦和憎惡的暴風雨開放了在他的靈魂之中。

他希望着他能夠看見和像吉士巴一樣的年紀和強壯，這樣他可以執着

一支重大的棍棒在手，跑去那個角隅裏，把「那個人」的頭在一擊之下打得粉碎。

一種不能做得到的希望而已！

仍然，他可以祈禱……他把他的清白的靈魂所有的熱情來祈求着使他的父親或是吉士巴能夠回來——他便可以把所有的事通通告訴他們知道。

可是他們終於沒有回來……那只有有的聲響便是細語的聲音，和在外面那些風吹過已經落葉的桑樹枝的聲音。

巴力克在床上坐了起來，他用手摸索找到了他的衣服之後，便把牠穿上；然後取了他的手杖，向庭院的方面踱去。

那天氣是很寒冷，因為正是冬天初雪的時候，那些寒風刺着他小小的

身體。

在午夜的時候他可以去做什麼地方呢？不能看見東西的眼睛能夠飛到什麼地方來避去那些討厭的似乎在四圍都反響着的接吻聲呢？

他可以去做什麼地方呢？當他在這種刺肌的風雪之下震顫着，和失望地把他的頭靠在他的手杖的時候，他是用着這個問題來問着自己。他想哭出來了，想高聲的呼叫着使全村的人驚起了，即使他的父親在什麼地方都能夠聽到。

他有在什麼地方的可能呢？……一處很遠的所在；他單獨自己在這雪夜中又覺得軟弱和無力起來。

多哥馬不輟地吠着。牠在黑暗中已經看見巴力克了，牠是呼叫着

他，請求他跑到牠那裏。巴力克順從了。

現在當着晚間的時候，多哥馬常常是被一條鏈鎖着的了。那是什麼原因呢？

他撫摩着那頭狗，互相依偎着；他們同是被人遺棄的孤兒，彼此都能夠了解。

他脫掉條那鏈。那頭狗狂喜到跳了起來，在庭院內跑來跑去，又把牠的身體在圍牆上磨擦着，最後又跑回牠的少主人的腳跟前。於是重復跑開，鼻子沿着地上來追蹤着一種氣息至到來到屋的門前，便蹲下來等候着，牠的兩耳也高聳起來。

巴力克正在一棵桑樹下的岸上坐着，當那些樹枝被風吹着搖動時，一

小塊一小塊的雪便落到他的身上。他靜默地坐着，他的頭放在他的兩手上，很悲苦的哭泣着。

立刻便是那扇門發出噦噦的聲響，猶如被人小心地開着一般。

巴力克聞得之後，又舉首留心靜聽一下。

隔了沒有多久的時光，無論如何，他已經曉得是遇到什麼事情了……在多哥馬狂吠着的時候，他便可以明白十分清楚，其初一種可怕的咆哮逐漸的激怒起來。在黑暗中似乎那頭狗是向着一個人吠逐着，想着撲向那個人的咽喉，把他撕裂起來，同時牠的目的物高呼和慘叫着當他想保護着自己來抵抗這個猛獸的牙齒的時候。

巴力克估量到是什麼事情了——多哥馬窘迫着「那個男子」。

當素娜首先想喚回多哥馬，隨後想鞭走牠而沒有效果的時候，她也發出呼聲了。那頭狗似乎決意滅絕了這個人的生存才罷手的樣子，因為幾個月來，牠便是因為那個男子的緣故，在夜間才要鎖起來，所以牠已經渴望去飲他的血了。素娜愈想趕走牠，牠更狂怒起來，嚙着那個男子的身體，把一片肌肉都扯了下來。

那個男子在呻吟着，那頭狗正在想去結果了他的生命的時候，便聞得一下槍響，繼續了兩下三下，多哥馬於是釋放了牠的捕獲物，當一夥子彈穿過了牠的胸部受了致命傷躺下的時候。牠剛剛有氣力爬到巴力克的腳下便氣絕了。

兩個守夜的人在門上敲着。又聞得發出恐懼聲音的聲響，當這個受

傷的男子被抬去的時候，便發出呻吟聲和幾度壓抑着的笑聲。於是其他一切又重歸沉寂了。

巴力克，仍舊在桑樹下風雪中，冷到震顫起來——還有其他的種種：爲他從前夢想不到的。一切都混亂了，他的頭也在暈眩，他幾乎不知他身在何處。於是突然間聞得脚步的聲音十分接近，一個人倏停止在他的面前喘着氣。那是素娜。她用着一種粗暴狂怒的聲音問道：『你便是釋放多哥馬的人嗎？』他的鎮定和決心的『是的』的答語，使她更狂怒起來。

『爲什麼你釋放了牠呢，小狗頭？』

他却沒有回答。她磨擦着她的牙齒俯身向着巴力克至到巴力克的前

額也感到被她滾熱的呼吸燒燃着一樣，他在迷朦中可以見到她兩眼裏充滿着憎惡的火焰，可是他並沒有向後退縮，當那兩隻手像蛇一般纏繞在他頸上的時候，他並沒有叫喊出來，抑或找些法子來保護着自己。

◎ 人生不過是困苦顛連吧，他覺得他已經嘗夠了。

在明天，這個婦人的羞辱便會被那些村人作為談笑的資料了，想着把那個孩子來勒死。她拚命的鞭打着他，於是又把他牢緊猶如想把他身體上每一條骨都要打碎的樣子。

『爲什麼你把牠放跑了呢，小狗頭？』

那個孩子只可以能夠喘息，呻吟一下。他絕沒有用什麼氣力從她罪惡的掌握中逃走出來。她暴怒如狂的噙着和抓着他，最後便把他踢到遠

遠去。他沉重地傾在一株桑樹下和單單囁嚅着「父親！」兩個字便失了知覺跌在那頭狗的屍首上。

當他回復了知覺之後，起初是很難記憶起他曾經遇着了什麼。爲什麼他在這樣冰凍的風雪的時候在着外面哩？他的父親在那裏哩？爲什麼他的頭腦像鉛一般的沉重哩？他用手向他的四圍探索一下，他的手於是碰着那頭狗茸茸的毛。

「多哥馬！多哥馬！」他用一種微顫的聲音呼着。

那頭狗並沒有動一動……那個孩子於是記憶起來了……他把他的手放在牠的頭上便覺得在牠的毛髮和前額上都是一片一片的血塊；他又撫摩着牠的頭和胸；四處都染滿了血。

他沒有哭出來；他也不感覺得痛苦，單獨感覺被一種軟弱和疲倦重壓着。他找着他的手杖戰慄地立了起來，於是問着自己他可以做什麼和可以向那裏跑去。

他以為還在黑夜中，因為在那個時候除了一個雄雞間常發出喔喔的啼聲，和那座禮拜堂的鐘發出柔和的音韻外，便沒有什麼聲響了。

日已破曉，風也停息了。

他於是回憶起沙喜地老人。他行近那扇門用着震顫的脚步便向外跑去了。

八

第二天，達多路回來，看見他的屋子完全毀壞了。他的妻子已經跑走，他的愛犬已經死掉，他的兒子也借了沙喜地的地方作藏身之所了。

一種惡意的流言，把他已經被蹂躪的家庭的體面和他是一位正人君子的名譽，通通傳遍那條鄉村了，把他的名字作為笑柄和把他帷薄不修的羞恥向外傳揚。

他任由巴力克和沙喜地一起了。當一只冥冥中的手很明白地推趕着他去做一個遊蕩的歌者的生活的時候，爲什麼又去奪回他哩？

吉士巴在後隨着，他入到庭院裏面便站在那裏，向着他的名譽被破壞的那間房子四下裏看望，但他並沒有跑進。

一句呪詛或怨艾的言語也沒有由他的唇際發出。一聲不響地便坐在那株桑樹下，他的眼睛注視在地上，又把他的兩手緊壓在他的額角上。

他的腦是一片空白紙；他望着那間屋子猶如在一個洞穴口，一條毒蛇曾經在那裏出沒了。

吉士巴啞然的站在他的身旁，喘着氣，完全被他的情感所克服了。

相隔不遠的路程，那頭馬背着那袋器具耐心地站着等候牠的主人把牠帶到馬房裏去。可是那兩個人已經沒有心情來想及牠了，他們兩人都同處在剛才發生的慘劇中。

吉士巴正在思索着他怎樣可以爲他的主人的污點去復仇，向什麼人報復；不知不覺間便手舞足蹈起來了。

可是達多路哩，他心中對於什麼都沒有了，所有都完事了。

他自然可以經過高山平地去追踪着他的不忠義的妻子，至到找着她，照她所應受的來責罰她……可是他見得即使這樣也沒有什麼用處的了；現在是不能夠把由他自己家中發生，已經四散的敗壞的流言去禁止的了——他的名譽依舊被污泥所染了。去哭嗎？那有什麼好處哩？那也是不能拯救他的兒子的。去呪詛嗎？去呪那個人哩，和用什麼名義哩？上至天堂下至地獄他能夠找得什麼名字來向他發出有效驗的禱告哩？像以前的繼續着去工作嗎？爲什麼呢？既然一切都無足重輕的了，人生到

了絕望的時候，一種罪惡的勢力便潛伏人心，待時而發，這種罪惡的勢力足以擠我們於死地的。

這是什麼的勢力呢？是上帝嗎？抑或還有其他的東西比上帝還有

權威，還渴着飲血的哩？達多路不能明白；總之那有什麼相干——舉

凡一切的罪惡和咎戾，災難之母，禍患的本身都是由這種勢力產生出來罷……

他冷到震顫起來。一種震顫似乎由地上升起透過他的全身，他的身體又像瘡疾一般的震顫……

當他這樣地站在那裏過了許久的沉默；他於是轉向他的夥伴：

『吉士巴，所有一切都是虛偽的吧，』他經過他的牙齒說了出來。

『那是什麼，師傅？』

『一切的東西；宇宙，太陽，你和我，人類，宗教；通通都是虛偽的騙人的東西。』

『可是，師傅，那是一種罪過……那是……』

達多路伸一伸腰使他的身體更直些猶如想把他的身體投到天裏去。

那個時候他的眼睛放出凶光，他的胸膛起伏不定，他的臉也被過度的感情所激變，他狂怒着把他的足重重地踏在地上，呼叫道：

『誰人把巴方克的眼睛弄瞎了的呢？ 他在那裏呢？ 給回他的眼睛

吧！ 呀，假使我單單可以拿了那個賊子！……馬拉尼，馬拉尼，誰人的唇現在是和你的互相壓着的呢？ 看着，那些牆仍舊站着，那些屋脊還沒

有傾頹……名譽是什麼？不過一種空虛的東西吧！我要把牠投在地下來吐唾着牠。」

他又抓了他頭上的帽子把來擲在地上……

黃昏已到，那些禮拜堂的鐘都發出柔和的聲響來召集那些信徒去作晚禱。

「吉士巴，你聽聞嗎？他（指上帝）便是蹂躪我的那個人，他却依舊呼喚我們去祈禱哩。他曾經擯斥我的禱告，猶如一個人吐棄一個腐爛的屍體，任由那些畜類去吞噬牠一般！可是他又呼喚着了，他招請我們到他那裏，呀……呀！你聽聞嗎？……呀！……」

達多路笑到灣着他的身體猶如羅馬教徒行禱告禮時所發出隆隆的聲響

一般，每一次笑的呼喊聲較前更響和更可怕，至成爲一種發狂的難以名狀的喧吵聲。瘋狂地笑着，像一個靈魂在受着痛苦一般，他如狂地跑上跑落，最後他停止在那頭馬的面前便突然地的沉默了。他用趾尖跑近那頭馬的旁邊便垂着頭喘着氣的停止了。那只不幸的獸物，背負着那袋沉重東西和做了整天的工作已經很疲倦了，正在垂着頭很耐心地候着，一幅能夠表出馴服耐勞的圖畫；所有牠的無言的悽苦的靈魂已經在牠望着牠主人的一眼中反影出來了。

『爲什麼你那樣地看望着我哩，不祥的獸物？』
達多路呼着。『告訴我，還有其他的事情留給我要我忍受的嗎？』

他瘋狂地退後了幾步，於是又再行近去，他在那袋工具中抓了一把

重重的斧頭，當着吉士巴正在思想着巴力克的時候，他用着一個瘋狂者的力氣和暴怒去在那個獸物的頭上重復打擊着。那頭馬便站立不牢搖搖欲墜，牠的後足也隨即向後跟倒。那個時候牠便舉起牠流着血的頭，已經被搗碎得很利害的了，把牠的受苦而光澤的眼睛最後一次的望着牠的主人，於是發出了一度笨重的聲響，牠已經橫躺在地上死了，那些鮮血還在牠的口鼻間不絕地流出。

吉士巴，在那一息間便跑了上來，眼看見那個情景，首先便害怕到像麻木一般的站着；於是隨即向着通到大路那扇門跑去呼救，因為他確信他的師傅已經失了他的理性的了。可是當他還沒有跑到外面去的時候，一陣可怕的呼聲便由達多路叫出來，這使他趕快地跑回去……但太遲了。

第二個犧牲者已經被毀滅在那只強壯而技巧的手裏了；那把斧頭再在空中盤旋了一陣，本着一個瘋狂人的作爲，達多路又把自己的頭腦坎碎了。他的身體也橫躺着在那頭馬的旁邊。

在淒苦的絕望中，吉士巴投下他的身體在他師傅之旁了，巴力克哩，便恐怖到極點，不知躲到什麼地方才好。黑暗逐漸地降臨到這幕劇上帶了像死的沉寂回來。

一天一天和一個一個的星期這樣地過去了，至到有一天寒冬的晚上發見那個市府書記已經被人勒死在他的床上了。

沒有一個人知道是何人殺死了他。於是有些問題發生起來了，把一些村人拘捕起來和審問着他們，但統統都是沒有結果的。那個殺人者終

於找不着。有一天黃昏的時候，在一所幽暗古舊的禮拜堂裏晚禱之後，一個男子向着一位牧師在哭泣着懺悔他的罪戾，他的淚珠已經流到他牢執着那只尊嚴的手上了。

那位牧師，面色很青白和大受感動的樣子用很低的聲調，囁嚅着幾個字，他似乎恐懼着住在神龕裏俯視着這幕劇的聖徒會聽到的樣子。

『一切都妥了，我的孩子……你的思想和行動都是適當的……賠償是一件很公道的事情……這種報復是為曾經流過的血而報復的。……』

他們向前跑，一路沒有停止的向前跑。

他們三人一起；兩個是瞎子可是第三個人是明眼的。

那第三者是一個身軀強壯的人，具有一種野性不馴和驍勇的容貌，像一個被征服的大漢一般，在一片遙遠的可怕的戰場上，他曾經遺下他的兄弟的屍體做那些兇惡的豺狼的果腹物和冬天暴風雪的踐踏品，他自己便行踪詭秘的不顧危險的四處浪遊，他的唇始終爲着一件永久的秘密而緘默和一種悽慘的決心可以隱約地由他苦楚的額角表現出來。他常常俯下他過於憂傷而白髮的頭顱，他一面行來一面把眼注視在地上猶如他想着在那些石子塵埃和乾草之中找尋一種他永不能找到的東西。在他沉鬱如蕭秋的天色的臉上，永不見到有一條線紋或一度縐摺的改變，他的濃厚邊沿的眼

皮也絕不見在他不活潑的眼睛上舉一舉。他闊大的背很像背着一件肉眼不能看見的負擔而彎曲着，當他一路沉默地和疲倦地向前移動着的時候，他每一舉步，似乎在躊躇一下，猶如想去確定自己的生命在一瞬間又經過去了，在他面前夢幻的將來蜿蜒着的黑路程上，無論如何總算短少些了。

在每一只手裏他執着一枝手杖；他把一杖來支持着自己，另一杖呢，他把一端給那個跑在他背後的一個瞎眼睛的老人執着。

那位老人的瘦長，正如像一株直向上生而不向四面發展的橡樹一般，他一路跑時又像一位瞎眼睛的神的尊嚴向上天的穹蒼望着。他白色的鬚也很粗糙和被風雨所侵蝕，他無感覺的臉像磨光的象牙一般，冷淡地，胸無一物般向他的行程前進，像一片雲駛過這世界上一樣。他的唇際小小

張着，似乎在傾聽着由穹蒼傳來單獨他能夠聽到的音樂的樣子。

有時他的唇也掀起來一笑，可是他的臉上各部份依然一樣沒有改變。在他的肩膀上拖着一個六絃琴，他靠着他的手杖和執着那個領導者持着那桿棒子的另一端，寂靜地隨在他的背後跑去。

那第三者是一個小孩子，一手曳着那個老人的衣帶，另一只手便執着一枝小手杖，用着一步一步短小而不定的脚步向着塵埃的路程前進，他的張大而不能見的眼睛固定着在那個老人的肩膀，那個六絃琴也正在那裏搖擺着。

那件樂器在嘆息，嗚咽，和發出以前簡直未嘗在空間出現過被人聽聞過的聲音。

那些消失了的靈魂，喊出悲哀，易感和忐忑不甯的音調，似由深如那些幽暗無底的深淵發出，可是仍慘酷得美麗可聽，像聖潔的真理在棺旁的歌曲上升起來。

在很遠的黑暗的洞穴裏，悽苦的憂愁也醒覺起來，變為譏諷的笑聲和悲涼的哭泣。那無涯際的洋海掀起了狂風暴雨和白色波沫的怒濤，像復仇的女神的粗野的垂髮在狂風裏飄搖着，乘在恐怖的翼上向着岸上急衝直進。

即使那些粗鄙和愚鈍的羣衆，也被他的音樂所奏出的狂風暴雨和憤感使之目瞠口呆，表出敬意的去領略了。一息之間，他們粗俗野鄙的腦中已經被這些苦楚的人的歌聲所深感了。

那個老人於是發出了一陣冷淡而鎮定的微笑。

『你彈吧。』小孩子，』他俯首向着那個孩子說。

那個孩子便把他柔弱而白色的指頭在那些絃線上撥動着，那個樂器便發出一種慘淡的悲歌。

狂風暴雨沒有了，行雷閃電也不見了。

這些是當着薄暮來臨的時候，由崇山峻嶺爬下來的陰影。牠們是幽暗的松柏（喪家用）當着午夜的時候，在安睡着的湖邊所奏出的安魂歌。

牠們是黃昏時毫無抵抗地屈服于黑暗的無上權威之下的灰白色的微光。

牠們是屠在河邊一帶的蘆葦，當着一個溺死的女郎散着她的長髮流過的時
候，牠們便爲她而悲鳴。

牠們把一切疲倦喘鳴着的人拖到薄暮的煙霧下的廣大無邊的田野；牠們是在破曉時閃着青白色的疲倦的星宿，像那些受苦的孩子，眼睛裏出渴望着休息的樣子。牠是生命——生命中的永久的哀悼歌。

那些傾聽的人們，都深感着這種受苦的重擔，他們的眼睛裏都充滿了淚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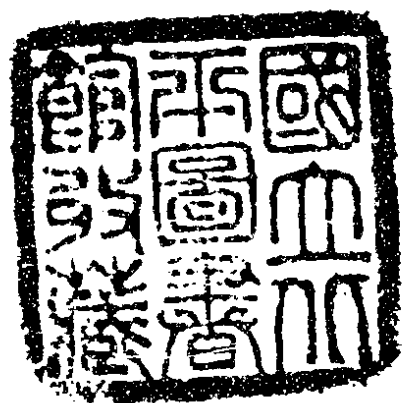
『這個小小的歌者歌着憂愁的歌，他的歌聲真是使人何等的驚奇啊，』那些曾經受過苦的人這樣沉吟着。

於是那兩位瞎眼睛的奏琴者把他們的樂器包裹起來，懸在他們的肩膀上，他們的引路者便跑前來，這種奇怪的歌曲和悲苦的行客便一路繼續他們的路程跑到其他各國和天涯的盡處，那裏都是佈着世上的愁雲慘霧，那

裏都是窮途遍地，公義也被踐踏着而屈服在人們的腳下。

那是領導着沙喜地和巴力克的吉士巴。

他們向前跑，一路沒有停止的向前跑去。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死的影

有著作權 不許翻印

著者

亞美尼亞 A. AHARONIAN

譯者

陳杏容女士

發行

程前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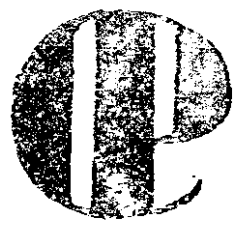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神州國光社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電報掛號七二七三號

87
> (-2943

7

75-2943



\$0.35